

原文으로 읽는 故事成語

故事成語

講師 李聖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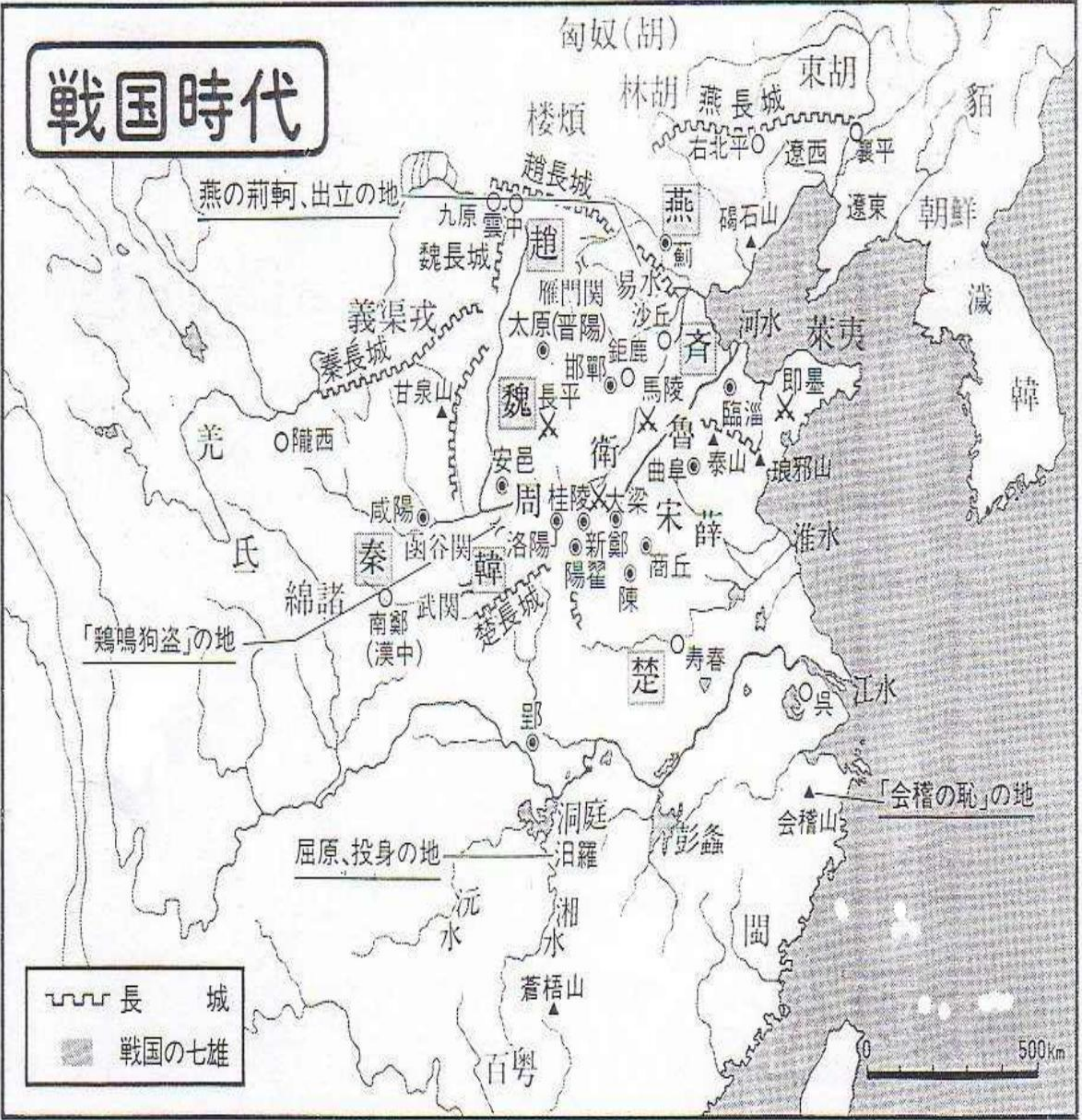
傳統文化研究會 古典研修院

目次

矛盾	1
守株待兔	1
三人成虎	2
和氏之璧	2
漁父之利	3
犬兔之爭	4
曾參殺人	4
蛇足	5
狐假虎威	5
唇亡齒寒	6
刻舟求劍	7
伯牙絕弦	7
橘化爲枳	8
朝三暮四	9
杞憂	9
愚公移山	10
效顰	10
五十步百步	11
先從隗始	11
臥薪嘗膽	12
指鹿爲馬	13
口蜜腹劍	13

傾國之色	13
管鮑之交	14
四面楚歌	15
捲土重來	17
袴下之辱	18
背水陣	18
多多益善	19
完璧	19
刎頸之交	23
結草報恩	25
塞翁之馬	25
孟母斷機	26
孟母三遷	26
絕纓之會	27
推敲	27
東家食西家宿	28
猫項懸鈴	29
兄弟投金	29
咸興差使	30

戦国時代



<矛盾>

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吾楯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韓非子）

<守株待兔>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爲巢以避群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爲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爲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爲新聖笑矣。是以，聖人不期脩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爲之備，宋人

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爲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韓非子）

<三人成虎>

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

“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龐恭曰：“夫市之無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之去魏也，遠於市，議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龐恭從邯鄲反，竟不得見。（韓非子）

<和氏之璧>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爲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卽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爲

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淚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韓非子）

<漁父之利>

趙且伐燕，蘇代爲燕，謂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鷓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鷓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卽有死蚌。’蚌亦謂鷓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卽有死鷓。’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禽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弊大衆，臣恐強秦之爲漁父也。故願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

（戰國策）

<犬兔之爭>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倦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弊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也。（戰國策）

<曾參殺人>

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三人，臣恐王爲臣之投杼也。（戰國策）

<蛇足>

昭陽爲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移兵而攻齊。陳軫爲齊王使，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爲上柱國，爵爲上執珪。”陳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曰：“唯令尹耳。”陳軫曰：“令尹貴矣，王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爲公譬可也？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爲蛇足者，終亡其酒。（戰國策）

<狐假虎威>

荆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羣臣莫對。江一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爲不信，吾爲

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爲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爲畏狐也。今王之地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戰國策）

<唇亡齒寒>

秦攻趙長平，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則將退兵，不親則且遂攻之。”趙無以食，請粟於齊，而齊不聽。蘇秦謂齊王曰：

“不如聽之，以却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而齊燕之計過矣。且趙之於燕齊，隱蔽也，齒之有唇也，唇亡則齒寒。今日亡趙，則明日及齊楚矣。且夫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夫救趙，高義也，却秦兵，顯名也。義救亡趙，威却強秦兵，不務爲此，而務愛粟，則爲國計者過矣。”（戰國策）

<刻舟求劍>

夫不敢議法者，衆庶也，以死守者，有司也，因時變法者，賢主也。是故，有天下七十一聖，其法皆不同，非務相反也，時勢異也。故曰，‘良劍期乎斷，不期乎鏌鋌，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騫。夫成功名者，此先王之千里也。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以此故法，爲其國，與此同。時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爲治，豈不難哉？有過於江上者，見人方引嬰兒而欲投之江中，嬰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雖善游，其子豈遽善游哉？此任物，亦必悖矣。荊國之爲政，有似於此。（呂氏春秋）

<伯牙絕弦>

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閒，而志在流水，鍾子期又

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弦，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復爲鼓琴者。（呂氏春秋）

<橘化爲枳>

晏子將使楚，楚王聞之，謂左右曰：“晏嬰，齊之習辭者也，今方來，吾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晏子至，楚王賜晏子酒，酒酣，吏二縛一人詣王，王曰：“縛者曷爲者也？”對曰：“齊人也，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晏子避席，對曰：“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爲橘，生于淮北則爲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長于齊，不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民善盜耶？”王笑曰：“聖人非所與嬉也，寡人反取病焉。”（晏子春秋）

<朝三暮四>

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群。能解狙之意，狙亦解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先誑之曰：“與若茅，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茅，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列子）

<杞憂>

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耶？”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奈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列子）

<愚公移山>

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雜然相許。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厓朔東，一厓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列子）

<效顰>

西施病心而曠其里，其里之醜人，見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曠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走。彼知曠美而不知曠之所以美。（莊子）

<五十步百步>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隣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隣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隣國也。”（梁惠王 上）

<先從隗始>

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買死馬骨五百金而返。君大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況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千里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十八史略）

<臥薪嘗膽>

吳王闔廬舉伍員，謀國事，員字子胥，楚人伍奢之子，奢誅而奔吳。吳伐越，闔廬傷而死，子夫差立，子胥復事之。夫差志復讐，朝夕臥薪中，出入，使人呼曰：“夫差！而忘越人之殺而父耶？”

周敬王二十六年，夫差敗越于夫椒。越王句踐，以餘兵棲會稽山，請爲臣妻爲妾，子胥言不可。太宰伯嚭受越賂，說夫差赦越。句踐反國，懸膽於坐，臥卽仰膽嘗之曰：“女忘會稽之恥耶？”舉國政，屬大夫種，而與范蠡，共治兵，事謀吳。吳宰嚭譖子胥恥謀不用怨望。夫差乃賜子胥屬鏤之劍。子胥告其家人曰：“必樹吾墓槨，槨可材也。抉吾目，懸東門，以觀越兵之滅吳。”乃自刎。夫差取其尸，盛以鴟夷，投之江，吳人憐之，立祠江上。命曰‘胥山。’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周元王四年，越伐吳，吳三戰三北。夫差上姑蘇，亦請成於越，范蠡不可。夫差曰：“吾無以見子胥。”爲幘冒乃死。（十八史略）

<指鹿爲馬>

丞相趙高欲專權，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指鹿爲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高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群臣皆畏高，無敢言其過。（十八史略）

<口蜜腹劍>

李林甫，妬賢嫉能，排抑勝己，性陰險，人以爲口有蜜腹有劍。每夜獨坐偃月堂，有所深思，明日必有誅殺，屢起大獄。自天子以下，皆畏之。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亂，而上不悟。然安祿山畏林甫術數，故終其世，未敢反。（十八史略）

<傾國之色>

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每爲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

國，佳人難再得。”上嘆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一男，是爲昌邑哀王。李夫人少而蚤卒，上憐閔焉，圖畫其形於甘泉宮。及衛思后廢後四年，武帝崩，大將軍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號曰‘孝武皇后’（漢書·外戚列傳）

<管鮑之交>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旣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

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 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于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史記·管晏列傳）

<四面楚歌>

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

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快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為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東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為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檣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

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若德。”乃自刎而死。

<捲土重來>

唐，杜牧，「題烏江亭」

勝敗兵家不可期，包羞忍恥是男兒。

江東子弟多豪傑，捲土重來未可知。

<袴下之辱>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爲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怯。（史記·淮陰侯列傳）

<背水陣>

諸將效首虜，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

‘陷之死地而後生， 置之亡地而後存.’ 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史記·淮陰侯列傳）

<多多益善>

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 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史記·淮陰侯列傳）

<完璧>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取陽晉，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爲

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

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 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 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 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 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 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疆，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 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 且以一璧之故，逆疆秦之驩，不可。’ 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 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詳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

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閒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孰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

<刎頸之交>

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奏盆甗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甗，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甗。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甗。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甗。”秦之群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

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

<結草報恩>

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春秋左氏傳）

<塞翁之馬>

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爲福乎？”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爲禍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脾，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爲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壯者引弦而戰。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

保。故福之爲禍，禍之爲福，化不可極，深不可測也。（淮南子）

<孟母斷機>

孟子之少也，既學而歸。孟母方績，問曰：“學何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織。孟子懼而問其故，孟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君子謂孟母知爲人母之道也。（列女傳）

<孟母三遷>

鄒孟軻之母也，號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遊爲墓間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乃去舍市傍，其嬉戲爲賈人銜賣之事。孟母又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旁。其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之名。（列女傳）

<絕纓之會>

楚莊王賜群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者燭滅，有引妾衣者，妾援得其冠纓持之，火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懼。”群臣百有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懼而罷。居三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奮，首卻敵，卒得勝之，莊王怪而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子，子何故出死不疑如是？”對曰：“臣當死，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加誅也。常願肝腦塗地，用頸血湔敵久矣，臣乃夜絕纓者。”遂敗晉軍，楚得以強，此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也。(說苑)

<推敲>

賈島初赴舉，在京師。一日於驢上得句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始欲着推字，又欲着敲字，鍊之未定，於驢上吟哦，引手作

敲推之勢，觀者訝之。韓退之權京兆尹，車騎方出，賈不覺行至，第三節尚爲手勢未已，俄爲左右擁至尹前。島具對‘所得詩句推字與敲字未定，神遊象外，不知迴避。’退之立馬，久之，謂島曰：“敲字佳。”遂並轡而歸，共論詩，留連累日。因與爲布衣之交。（詩人玉屑）

<東家食 西家宿>

齊人有女，二人求見，東家者醜而富，西家者好而貧。父母疑而不能決，問其女：“定所欲適，難指斥言者，偏袒，令我知之。”女便兩袒。怪問其故。云：“欲東家食西家宿。”（藝文類聚）

雪中梅，松都名妓也。太祖開國，賜群臣宴于政部，皆前朝舊臣也。與宴妓雪中梅，才貌過人而喜淫特甚。某政丞，醉而戲曰：“聞汝朝從東家食，暮西家宿，今夜，亦爲老夫薦枕否？”妓曰：“以東家食西家宿之賤妓，得侍事王氏事李氏之政丞，則豈不

宜耶？”聞者酸鼻。(大東奇聞)

<猫項懸鈴>

群鼠會話曰：“穿庾棲廩，生活可潤，但所怕，獨猫而已。”有一鼠言曰：“猫項，若懸鈴子，庶得聞聲而遁死矣。”群鼠喜躍曰：“子言是矣，吾何所怕耶？”有大鼠徐言曰：“是則是矣，然猫項，誰能爲我懸鈴耶？”群鼠愕然。(禦眠楯)

<兄弟投金>

高麗恭愍王時，有民兄弟偕行。弟得黃金二錠，以其一與兄。至孔巖津，同舟而濟，弟忽投金於水。兄怪而問之。答曰：“吾平日，愛兄篤，今而分金，忽萌忌兄之心，此乃不祥之物，不若投諸江而忘之。”兄曰：“汝之言，誠是矣。”亦投金於水。(新增東國輿地勝覽)

<咸興差使>

太祖晚年有豐沛之戀，禪位世子，幸北闕，不肯回鑾。朝廷每請奉還而不得請。前後使者十輩，皆不得還。此所謂咸興差使也。判承樞朴淳，慷慨請行。至咸興，遙望行宮，故以子馬繫于樹，騎母馬而行。馬回顧躑躅不能進。及上謁，淳上王布衣交也。懼然道故款待。仍問曰：“繫子馬于樹，何也？”對曰：“妨於行路，故繫之，則母子不忍相離。雖微物，亦至情也。”因涕泣嗚咽，上王亦汪然戚涕。一日與淳局戲，適有鼠啣子墮屋，至死不相捨，淳復推局，伏地而泣。上王戚然，即諭回蹕之意。淳辭歸，上王曰：“亟行而已。”行在諸臣爭請殺之，上王不許，度已渡龍興江，而授使者劔曰：“若已渡江，則勿追。”淳偶得暴疾，尚在船中，未離岸。遂腰斬而還。上王大慟曰：“淳死何言？”死者對曰：“但北向行宮，呼曰：‘臣死矣，願無改前音。’”上王流涕曰：“淳少時良友也。余不食疇昔之言。”遂回鑾。太宗問淳之死驚慟，軫恤有加，命畫工畫其半身，以著其實。（李裕元，林下筆記）